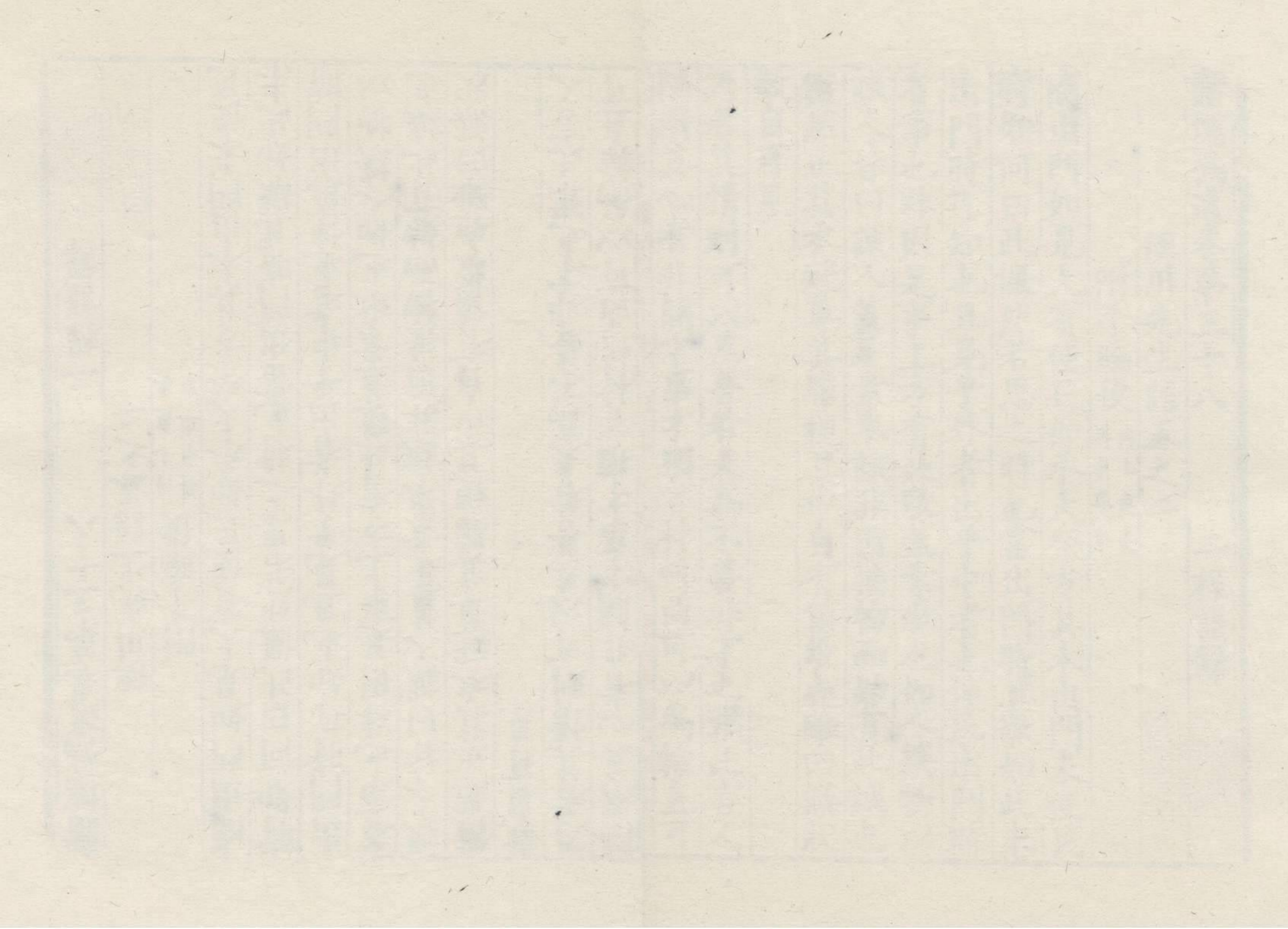


「至正」金陵新志

二十二



金陵新志卷之十四

摭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於越  
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注  
云察猶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爲野此言  
楚亂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  
然鮑註瀨湖乃以爲南陽之屬殆非也南陽未  
嘗屬越又與江東全不相近正謂溧陽之瀨水  
明矣

如十一

金陵新志卷之十四

一

漢溧陽長潘乾元卓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  
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

類也

詳見碑碣

石淪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溧水

縣尉喻中遠得之輦置聽事之側蓋相距九百  
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褻衣  
頓於跌上必夢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  
告院吏出職爲尉顧碑字多闕蝕以爲無用且  
厭人之來呼隸史曹彥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  
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詰止之邑宰陳容

之為徙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

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

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出洪遵夷堅志守蓋唐琢

孫鍾權之祖也家富春早失父與母居性至孝

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

鍾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

望山下百步許顧見我等去即可葬處也鍾去

三四十步便返顧見三人竝成白鶴飛去鍾記

之後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常有光恠雲氣

興州九金陵新志卷十四

五色上屬於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

以告鄰母曰此夢安知非吉祥也按溧水志上方寺基在縣

西二十里唐開元十二年置南唐僧惠海作十

主齋記立石大觀二年以石送府故老云寺即

孫種瓜地也其鄉見名思鶴可證知縣史彌鞏

作羊左廟等十調笑樂府孫鍾瓜并有曰孫鍾

元是栽瓜圃客至嘗瓜固其所不應司命降從

天至今人指設瓜處皆謂在此與實錄不同姑

說存其孫策為許貢客以照所刺傷面治瘡方差取鏡照面見所殺道士千古在其中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湏臾而死

孫權與曹操相持於濡須權乘大船來觀曹公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着其船船偏重將覆乃廻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勻船平乃廻魏書

孫權使將軍衛溫等下海求亶夷二洲洲在海中長老傳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遇風皆止此洲不還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時有會稽東鄉人行海遇風至夷洲其亶洲絕遠不可得到溫等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孫嶼害諸葛恪并使無難督施寬上取其弟融融不之知忽聞兵至猶豫不決先是公安有靈鼃鳴時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此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錄術人姚光自言火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素書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武昌日徵

方士會稽介象者爲立第給御帳號爲介君帝  
每從學閃形法前後所言皆驗帝曾問象鱸魚  
何者爲上象曰鮠魚帝曰海中魚不可卒得且  
言近者象曰易得因埽地灌水其中釣之得鮠  
以爲鱸仍請使往蜀市薑爲齏初作鱸而去欲  
了而還使者言於蜀見張溫溫因附家書而歸  
吳廢帝亮暑月遊西苑食青梅使黃門至中藏  
取蜜黃門先恨藏吏乃取鼠糞投蜜中言藏吏  
不謹帝即呼吏吏持密瓶入帝問曰旣蓋之日

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恨於爾耶吏叩頭  
曰彼嘗從臣求官席席有數臣不敢與帝曰必  
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請收黃門與藏  
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糞糞中猶燥帝大  
笑謂玄邠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是  
黃門所爲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

吳少帝時全主譖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崗後  
主欲改葬之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  
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

使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崗上半崗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同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

吳使光祿大夫紀陟使魏司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曰彼成備幾何答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答曰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

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禮遣還

建鄴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草爲芝草買菜爲平慮草遂以爲瑞封狗爲侍芝

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案干寶傳黃狗者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尸而貴賤懸殊即其天道精

微之  
應也

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出師至楊荷橋榮忽  
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未及埋忽大叫言  
人縛軍師人縛軍師二聲遂活人問之榮言上  
天北斗下見人縛張悌意中驚愕乃大呼何云  
縛軍師門人怒榮叱逐去之遂活其日悌死榮  
至晉元帝初猶在

王濬將拔吳造船於蜀建平太守吾彥覺之表  
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斷江路及

晉師臨境沿江諸城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彥堅  
守攻之不下晉軍退舍禮之及皓亡始降晉武  
帝拜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以  
亡瑩對曰皓爲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  
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  
此而作帝復問彥荅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  
笑曰何爲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爲  
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  
始爲名將積有歲年蔑爾無間竊所惑矣彥曰



陛下知我而卿不聞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錄  
晉王濟嘗與武帝棊時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  
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人臣無禮於  
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又嘗侍宴武  
帝曰聞君善歌令唱汝歌皓應聲曰昔與汝為  
隣今為汝作臣勸汝一盃酒願汝壽千春

大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江  
朝廷危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筮曰吳衰  
在庚子今賊無能為帝問庚子遠近曰後五十

八年帝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後五十八

### 年皓果亡國

吳志達本河南人少好奇異用思  
精密知東南有王氣可以避難遂

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  
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謂

太史丞三公孫滕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  
師至予三世不過太史郎滕求其法達曰今已

亡矣及太祖即位令達筭在位幾年達曰漢高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後果如言嘗謂

知星者曰我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足下晝夜累  
露望氣不亦勞乎帝每問其法終不言及死聞

有書發棺求之竟無所得時皇象字休明善書  
中國不及嚴武子字子卿善圍棊人莫與對宋

壽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妙動神明與  
大祖盡屏風誤落筆點因為蠅帝以為生蠅舉

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知吉凶吳範占風  
氣劉厚明天官太一此人世謂之八絕

吳自景帝立灾祥頗衆永安二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着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畏問之荅曰我熒惑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死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晉興未幾吳爲司馬氏所滅

王敦在湖陰謀舉逆明帝密知之自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時晝卧夢

日繞其營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晉書帝母

荀氏代州人帝狀類外家鬚黃故敦謂之黃鬚鮮卑奴也使五騎追之帝已

小字聖王金陵新志卷十四

馳還見逆旅賣飯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訖稽留遂久又見馬糞

冷晉書帝以水灌糞帝僅獲免今太平南有翫

暴慢愈甚諸方貢獻多入已府兄含既兇疾黨成不軌初敦始病也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夢刀協乘輅車導從瞋目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畫朱鬣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郗鑒入援亦祈鍾山山神謂鑒曰蘇峻爲逆人神所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

豈可助之為虐今以疏相示及案收而疏見

千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中宗即位以領國

史累遷散騎常侍脩晉紀上自宣帝迄于建興

元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辭簡理要直而能婉世

稱良史初父亡有所幸婢母忌之乃殉葬後十

餘年母喪開冢合葬殉婢仍活取嫁之因問幽

冥考校吉凶悉驗遂著搜神記三十卷將示劉

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三十國春秋云是

卒後詔從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行著黑介幘

大三十八

金陵新志卷十四

九

問幽冥之事詔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

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脩文郎

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節曰

死者何故不復歸其尸乎對曰譬若斷兄一臂

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兄有患否死者屍骸亦如

此也節曰厚葬羨墳死者樂乎詔曰何樂之有

節曰若然兄何故欲改葬詔曰何樂之有

何充性好釋典脩佛寺供沙門以至貧乏阮裕

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

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

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

釋氏謝萬譏云二何倭於佛二郝諂於道

許詢徵司徒緣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山憑樹構堂蕭然自致至今此地名爲蕭山遂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旣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宅爲祇洹寺永興新居爲崇化寺詢仍於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旣罄猶欠露盤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旣而移臯屯之巖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至今臯屯呼爲許玄度巖也

許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隱剡東山不遊人事好養鷹

大正七年

金陵新志卷十四

十

三

馬而不乘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卒後戴安道嘗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其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爾

塔寺記今興嚴寺即謝尚宅也南直竹格巷臨秦淮在今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無一全汝宜脩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

頭指之氣便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  
復孑遺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  
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太社西藥園造莊  
嚴寺改此爲謝鎮西寺至陳大建元年寺爲延  
火所燒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脩復孝  
宣帝降勅改名興嚴寺

實錄

謝奕爲桓溫府司馬溫尚南康公主主妬忌溫  
甚憚之經年不入其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酒  
入主門奕遂升溫廳事更命酒引一直兵共飲  
謂之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恠也公主謂  
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今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羣  
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著戲  
爲儺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  
乃興公案禮儺逐癘鬼也論語云鄉人儺朝服  
立於阼階注云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爲野雩戲

今俗謂儺爲野胡並訛言耳

實錄

晉太宗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在孕李

太后夢神人曰汝生子男必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名之太宗後悟泣曰昌明在爾耶

桓温初廢海西公兼害殷涓曹秀庾倩等及太宗崩入拜山陵左右覺其有異或云臣不敢既

登車失色顧謂從者曰向見先帝因問涓形狀荅曰肥短温曰向見亦在側歸遂懼而為疾晉書

桓温伐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指謂左右曰此常山蛇勢也蜀書八陣圖諸葛武侯所作

復平沙上皆聚細石為八陣行列相去各三丈許在今夔州白帝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踐踏毀散殆盡至夏五

大五七小五十四金陵新志卷十四 十三 朱

六月間於潦淹沒其圖復如故及冬水退次序宛然寔靈異也

桓温移鎮姑孰自以雄武專朝窺窬非望或卧

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撫枕

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代不足復遺臭萬載耶時

遠方一比丘尼有道術至姑孰求浴温竊窺之

尼裸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温見惡之浴竟

問尼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曾經行王敦

墓望曰可人可人其心跡若是

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

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桓冲温弟也有武幹温甚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質羊羊主不欲爲質乃言曰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爲江州刺史厚報之

劉麟之住在南平陽岐村刺史桓冲將造之值

小字

金陵新志卷十四

十三

涉

麟之在樹採桑冲遣通麟之麟之曰使君忘其陋賤猥賜光臨請先詣家君冲因詣其父父命麟之於內取濁酒菜道冲令人代麟之斟酌其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民之意冲爲盡歡而去麟之常賑窮濟急以身親其事村民感焉遠村有一獨嫗病將死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麟之往看自爲治棺殯之侍中張玄奉詔至江陵經陽岐村見一人持生魚半籠來造船寄休鱠及維舟取之問姓名即麟之也玄素聞

名甚加禮重麟之食罷即返竟弗留焉

桑門釋道安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

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相温

覬覬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

漢光武終晉愍帝紀五十四卷以為三國之時

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

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

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

以脚疾廢居里巷苻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

大共廿 金陵新志卷十四 十四

秦秦主與語大悅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

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

裁一人有半爾苻堅敗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

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會卒 晉書鑿齒為桓

温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

手問國祚脩短荅曰世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

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

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

白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必無憂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綃一疋錢

五千與之星人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

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

標獨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子曰賜綃一疋令

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君



嘗聞千知星宿有被不覆之義乎以此綃戲  
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  
詣溫別溫問去意乃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  
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  
如一詣  
習主簿

晉孝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  
池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  
恠恐投以佩刀神怒曰君爲不道將使知之因  
不見遂聞鼓擊之響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爲齋  
夜轉誦見一臂長三丈來摸經案甚怪之後帝  
與宮妓泛龍舟飲宴於池有慢神色乃見形攀  
龍舟沉帝遂溺死與今本紀不同尋考其實則  
暴崩清暑非繆也圖經

諸葛長民富貴時多有異每卧夜中輒驚起跳  
踉與人相敵毛脩之問其故長民曰見一物甚  
黑而有毛脚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又屋  
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  
刃隱藏隨復却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  
可解又於壁中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  
斫之豁然不見未幾被誅

王子年著識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  
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至  
安帝果爲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  
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  
建康宮始元帝過江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  
之云享二百年自元帝稱晉王元年丁丑歲至  
禪宋之年庚申歲實一百四年而丁丑尚繼於  
西晉庚申終入于宋唯一百二年郭言二百蓋  
倒其言爾

宋武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後耨耜之  
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  
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慚色有近侍進曰  
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  
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  
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  
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稱上儉素之德武帝不荅  
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

宋元嘉九年詔有司盱眙表王彭所居曰通靈里蠲復二世彭幼喪母後父亡將營葬值天旱遠汲以泥塼泣號勤悴一旦大霧霧歇於磚竈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寔訖歸助者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則積旱揚塵塵有雉浴鄉人異焉

宋王仲德在北爲慕容垂所逐潦水暴至不知所如有白狼來對仲德號訖厲水度仲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澤中失道每有炬火照路後貴

大二十八十九  
小九

金陵新志卷十四

十七

圖白狼祀之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

明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犯者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爲馬傍作瓜以駟似禍字故又嘗以南苑借張永云給三百年期滿更啓復命問曰永不以爲少乎他事類此宣陽門人謂之白

門上以爲不祥甚諱之尚書左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頓首謝罪久之方釋宋顏竣字士遜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後謝莊代竣領選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誼訴常微笑荅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朱脩之守滑臺爲魏所圍累月糧盡外援不至遂陷沒初母聞脩之被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今如

小九十八

金陵新志卷十四

文

此兒必沒矣後聞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拔敬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後奔鮮卑馮弘於黃龍拓拔燾伐弘有說弘令脩之歸求救者乃發使隨脩之泛海未至東萊遇猛風船失拖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船乃正仰望見飛鳥知去岸近尋至東萊郡

宗慤隨檀和之破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慤以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見果驚奔敗賊衆潰遂尅林邑收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金銀各六萬兩

蕭思話初在青州嘗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

謝莊字希逸爲赤鸚鵡賦袁淑見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延之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莊應聲荅曰延之曾作秋胡詩始知生爲父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曰

殷孝祖入援建康遷冠軍將軍督前鋒諸軍事先有諸葛亮笥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之

薛安都嘗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天門開乃中興之象及魯爽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歷陽追爽至小岷刺爽斬之爽世號驍勇生習戰陣咸言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羽斬顏良不之過也進爵爲侯

袁粲字景倩少有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  
康高士傳其文略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嘗  
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  
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  
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  
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  
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懼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  
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宋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  
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  
入前人始自元嘉不改此科計月分祿阮長之  
嘗爲武昌太守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  
解印綬去

戴顓達之子也有巧思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  
未工顓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  
寺既成時議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顓曰非面瘦  
臂脾肥耳及減臂胛患即除無不歎服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留一兩頭置門內而去齊高帝性節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使碎之凡有異物皆毀之後宮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舒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母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也

史記

全唐新志卷十四

十一

齊鬱林王昭業即位改元隆昌其秋見廢立海陵王昭文冬十月爲明帝所弒改元建武先是沙門寶志住東宮常從平昌門入忽云門限上血汚人衣褰裳走過俄而載帝屍自此門出頸血流于門限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占二日之中平六年四月崩辨太子十歲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爲昭寧董卓輔政改爲永漢卓廢帝爲弘農王一百七十七日薨之九月立靈帝子協却號中平一年四號也晉惠帝太平二年長沙王反事敗成都王穎改元永安穎奔河間王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號故知喪亂之軌逾千載而必同之矣

王敬則東起兵高祖疾篤朝廷倉卒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或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諺云檀道濟避虜也崔祖思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像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之伍也遂相與除雜神

不學書榮祖曰曹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累遷寧國將軍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登西樓見海鵠羣翔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虞玩之仕宋官至左丞見齊太祖躡履造席太祖取履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三十一年矣初拜征北行佐所買貧士未辨易之太祖善之因賜新履不



受曰着精日久弊不可指所以不當殊賜  
謝超宗靈運之孫父鳳嘗作殷淑儀誅宋孝武  
見歎曰超宗殊有鳳毛出爲太祖長史坐公事  
免自詣東府門通謝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  
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旣坐飲酒  
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懼太祖即位轉黃  
門侍郎在直省常醉上忽召見語及北方事超  
宗曰虜動來二十年佛出亦無柰何以失儀出  
爲南郡王司馬後以怨望免官禁錮司徒褚淵  
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牛  
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前後言誚布在朝野及淵出水沾濕超宗又笑  
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  
畀河伯河伯不用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  
不能賣裘粲焉得免寒士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行坐眠卧手不釋卷竟陵  
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勝  
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昔單于以賜蘇武子良

復細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張融**嘗泛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還示顧愷之曰此賦可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立取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足也融嘗與王

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若草木每自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善草隸書自號其能太祖尤善之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與何戢善嘗往詣戢爲從者誤通尚書劉澄宅融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熟視澄良久曰都不是乃出其爲異如此遷司徒從事中郎謁告東出世祖問所住止曰臣陸居無屋舟居無水上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處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周顥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  
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  
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  
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其子慈  
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我不及  
有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

陸惠曉字叔明晉太尉玩之玄孫清介正直不  
雜交遊劉琨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惠曉  
並宅其間有水必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惠曉後遷竟陵王  
長史或謂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退荅曰我  
性惡人無禮不欲以無禮處人又曰貴人不可  
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用立輕重於懷抱終  
身常呼人官位

王融嘗詣王僧祐遇沈昭略素未相識昭略顧

所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余出於扶桑入於濛谷照耀天下何人不知而卿有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致如此

齊明帝末年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稱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遊公卿門仕至揚州議曹從事方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伎還爲老姥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

陽事不果故泄王敬則蕭遙光陳顯達崔慧景舉兵之應也

遙光未敗前一夕人夢群蛇綠城四出明日各共說之咸以爲異

齊衡陽王鈞常手細字書五經一部爲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素何須此蠅頭細書別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經檢閱且易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爲巾箱五經自此始

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軸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太祖輔政使

祖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運轉不窮而  
司方如一自馬均已來未始有也宋元嘉已後  
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  
尚疎乃更造新法永明年中爲竟陵王子良造  
歌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性解鍾律博塞當時爲  
猶絕諸葛亮有木牛流馬冲之別造一器不因  
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塚得銘曰青州世子東  
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等皆不能悉賈淵

荅曰此司馬越女嫁荀晞兒驗訪果如其言先  
是譜學未有名家淵三世傳學十八州士族譜  
合一百帙七百餘卷該覽精悉世莫比之建武  
中遷長水校尉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盡行  
於世永明中王儉亦有百家譜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  
蛇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四  
十里經宿復至故處愿令人更送遲明乃復歸  
如此再三說者以爲仁義之心所致

梁武帝普通元年置大愛敬寺西南去縣十八里爲太祖文皇帝造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八尺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主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長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殿勅主書吳文寵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長二丈七寸豈非精誠所感耶

精金善人神氣故異

曹景宗大破魏軍於鍾離封竟陵公拜侍中爲人性躁不能沉默出行嘗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重人所具瞻不宜如此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馳騁拓弓作霹靂怒發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數肋射之渴飲血飢食肉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靜不得路行欲開車幔小人輒言須閉置向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夏侯詳未貴時荊州城局軍吉士瞻因浚萬人伎庫火防池得金革鈎隱起文曰錫汝金鈎

既公曰侯士瞻妻詳之兄女乃竊與詳詳喜佩之及武帝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范雲與梁高祖常同宿顧嵩舍嵩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然

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陳王固琅琊人性信佛法嘗禪坐誦經又妙於玄言使聘魏國宴饗請殺一羊羊於固前跪足而拜又宴昆明池魏以固南人嗜魚大設罔罟於水中固以佛法呪之一無所獲

陳司空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未辦乃勤力耕種遇大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至田中號哭仰天告愬居數日有田迴者云苗已更生明徹往果如所言至秋大

獲足充葬用有尹生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家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墓所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也至時果然有應

馬樞郿人少好學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引爲學士留書二萬卷與之嘗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糝糠席上之論稽之篤論亦各從其所好乃隱

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中徵度支尚書辭不至每王公大人有饋餉辭不獲免者十分受一屬世亂所居盜賊不及依託者數百家皆得全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年八十六卒撰道覺論行於世徐陵使魏魏人館宴之日甚熱主客魏收謂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公陵荅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僕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陳後主嘗自夢黃衣圍城有血露階至卧床頭



而火起又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以爲妖精  
後主乃自賣身於佛寺爲奴以禳之又於郭內  
大皇寺造七層塔未畢功而火從中起飛向石  
頭城燒人家無數常使人採木於湘州柂下至  
牛渚磯沒水中旣而漁人見柂浮於海上乃起  
齊雲觀未就國人歌曰齊雲觀賊來無際畔始  
北齊末諸省官人皆稱省主未幾而滅陳末朝  
官亦稱省主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也  
陳高祖即位日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  
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人至太極前殿北面  
執策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四年又後主在  
東宮有婦人突入唱曰畢畢國國主主尋而不  
見又嘗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  
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茂草  
言荒穢也隋承火運草得火故爲灰矣及後主  
至長安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  
水開者其言皆驗

南史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王茂  
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  
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時見遇時主今豈  
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乃縊而死

仙者李盤白溧陽人西晉初築室高遠山之西  
陸煉丹丹成以九井藏之得王苗芝一本類白  
蓮花養一虎飼以藥苗清水不血食謂之仁虎  
峯頂作一亭名會仙元康元年八月十五日清  
晨輕雲縹緲異香紛郁太極仙翁八洞天仙俱  
會于亭乃服丹玉皇遣朱衣使者齎玉冊詔補

大九

金陵新志卷十四

三

吳越仙任盤白老鬢皓然而紺髮盤頂因以盤  
白爲嘉號仍以名山事載于碑或曰名盤栢云  
許堅南唐人嗜魚炙火上不去鱗腸食每和巾  
帶入溪澗浴坐乾風日中衣服黥氣人惡之多  
夢中吟詩宿下山雲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  
詩與僧對榻熟睡至晚起出詩有古池香泛荷  
花白之句見詩話太虛觀有堅放魚池舊傳堅  
放食魚全骨化生魚云又題幽棲觀云仙翁上

昇去丹井連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  
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泛靈槎他時冲碧  
落又雲泉寺呂司法題詩云許老求仙杳不還  
好詩長在碧蘿間唐人錯寫雲泉寺只合題爲  
小蔣山注曰寺在下山許堅隱居之地重巒喬  
木邑人號蔣山見溧陽志又見祈澤寺註

盧絳寓居翔鸞坊遘熱病彌日晝寢夢一婦人  
被真珠衣持蔗一本令絳盡食歌菩薩蠻一曲  
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

外四六

金陵新志卷十四

三三

蕭索畫簾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臨殘夢  
圓孤衾成暗泣睡起羅衣濕眉黛遠山攢芭蕉

生暮寒

絳後立功仕至節度留後南唐亡起兵匡復不克而死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常州刺史州當吳越之  
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  
未幾遂富實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  
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  
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  
徐命舉索納庫中

洪內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于史冊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歿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亡訖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於泉下

容齋續筆按宋史李雄作張雄

外紀五

金陵府志卷十四

卅四

仁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鷄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騎虎踏河冰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爲大將列柵城南爲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皇朝類苑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授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志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

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之望也開寶中新修營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爲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幾宋師渡江云

陳喬仕江南爲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爲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

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爲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視事廳內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旣死從吏撤扉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魏泰筆錄云幼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

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陔縣令許君結姻鍾離  
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行治地  
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  
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爲毬窩  
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  
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  
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  
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  
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  
筐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吾女  
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  
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  
吾子心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  
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  
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  
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矣

宋高宗爲康王時靖康初避金兵走甚急忽有

白馬莫知從來康王乘馳千里夜宿村市馬不復見黎明復來越數日康王渡海自明越海之杭渡錢塘江甫登岸馬復在前王策之至晚不見徧尋之乃土地廟所塑白馬尚復微暖流汗康王即位行下臨安建白馬廟歲差官祭之

建炎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撓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許而實不携一錢徬徨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

秋三妹

金陵新志卷一四

三七

涉

適可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两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揚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許彥周  
揮塵錄

溧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無敢過其前

先穴壁窺伺時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以爲家慶未文旣而璋以不法爲邑丞龔盜所治至於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佔籍劉侍郎岑實其室居緣是爲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夷堅志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

小長干

金陵新志卷十四

三

述

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視之杜曰三歲兒抱疾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何矣輯但憂泣辦函具而生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耳急取新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刮煎湯灌兒一蜺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取肉入藥與服喘



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有瘳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帶皮胡桃則斂肺也夷堅志

聖湯延祥温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

其源終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

藥一圓遠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混小女有惡

疾浴於鎮之温泉即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

圖廟於湯之右謀名僧以葺寺事有以竹林市

藥僧應之混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

獻於是其法流布仍刊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

大正三十七

金陵新志卷十四

三九

特後甫

亂石不復存而温湯之寺至今在焉鎮之大族

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温湯為名誌其所自也温

湯元方五月初桃皮末二錢生用盤螯末一錢先以

翅足大戟末二錢生用右三味以米泔淀為圓如棗核

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圓心時

於淨室中切忌婦人孝子猫犬見崇寧間住持

僧智淳得其方於府帥曹氏家云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

下

稽顙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  
還幸大理寺親錄囚徒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  
幾產二子煜感牝狙之事罪止於流其山去城  
東二十五里

溧水州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  
黑龍於田野歸而有娠產一鯉魚投於水中復  
能變化隨母所出入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  
必來墳所鄉人因立廟祠焉

開寶七年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  
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  
囿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闔  
敵苑囿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王朝行建州長史  
開寶八年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  
長史善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  
疾不行密告刺史龔慎儀監軍軫錫曰有狀託  
以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出災  
謚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師

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明年春末夏  
初血塗原野五大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  
其言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作詩  
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婁徹為江  
州清風亭記常方歎羨珣曰未之盡也何不云  
好山綠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  
一日舉其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乂常  
死珣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於水中

小一河卷二

金陵新志卷十四

四十一

吳君祥

士人異之為立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過廟作三

絕焚於廟中

一云風軟潮生江水平遙峯隱隱  
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獨我為

詩用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瀟瀟帆影落  
寒漸慙慙瀝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  
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隄思歸  
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求一處飛既夜一青

衣召云娘子奉俟乂矣芝曰娘子為誰青衣曰

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曰早

來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真不能盡所懷故

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

錄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尸顯其靈

今有祠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  
答以詩詩見前志芝見詩歎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

星贈芝曰煩礪一石載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  
其金送芝出幄則已五鼓矣芝後因循不爲立  
石舟再過三山磯下幾至傾覆是夕又夢其女

深詬責之

事見翰林名談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  
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  
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

伏二指一食

金陵新志卷十四

四十二

吳郡

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  
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  
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爲聖火  
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寺直南出御街齊武  
帝末年匈奴中謠言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  
匈奴始規爲寇帝方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  
來齋此火至火色赤於常火而微云可治疾貴  
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  
詔使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蓄者治病先齋戒

以火炙桃板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還鄉邑邑人揚道慶虛疾二十年形容骨立依法灸

板一炷即痊是月武帝崩

建康實錄注

京師寺記興寧中无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

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顧愷

之字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

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

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

卷二

金陵新志卷十四

四三

涉

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

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

蘇魏公題維摩像云顧生首創

維摩誥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

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至唐寺廢杜牧之

為池州刺史道過金陵歎其將圯募工榻寫十

餘本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能

携去至今置於州廨丞相臨淄公鎮穎日嘗語

從事饒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

日數取以觀之察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  
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致非常畫之比也杜本  
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騰榻矣而氣  
象超遠髣髴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牧  
之所傳乎况長康之真跡乎  
梁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

點之則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須臾破壁  
二龍乘雲上天未點睛者故在初吳曹不興圖  
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亭其  
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  
失其壁方知神妙又天皇寺明帝所置也內有  
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  
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爾及後代  
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今

毀

實錄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縣六里邵陵王綸造在丹陽縣之左隔邸舊開東門門

少子

金陵新志卷十四

四四

沙

對寺梁末賊起遂延燒至陳尚書令江總捨書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

又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  
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厲昭慶工佛  
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規  
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  
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  
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  
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

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圖畫見

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

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

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

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

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嘗見殘藁點染晦

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

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

大正八年十一月十三

金陵新志卷十四

四五

朱

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

葬寶公于此按寶公傳葬蔣山豈蔣山自有伏

龜山乎

申漸高者南唐優人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

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

屬近甸亢旱日久禱祈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

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

未及對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上悟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涿城那律瓦衣不爲虛矣烈祖曲宴便殿引鳩觥賜周本本疑不飲佯醉別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願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酒非君臣同心同德之謂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漸高有機智者竊諭其意乃乘恢諧盡併兩盞飲之內金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盃大懼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翊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元宗暑月賜嚴李二相曲宴北苑中有老牛方息大樹之陰上命樂工詠之伶人王感化首進



一詞曰甯戚已聞鞭扣角田單亦用火焚身困  
卧斜陽噍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南唐近事  
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  
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  
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  
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  
聽新聲不到御樓前南唐書作李冠云冠既不  
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  
不知所終

南唐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宸謁之鄧  
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命潘觀獵近郊鄧妻  
詣廡中覘宸棲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  
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宸從禽  
歸啓籠之際忽爲歎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  
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銍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  
人異之乃聞于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  
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  
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其

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  
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  
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  
二錫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  
微出指端湏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  
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  
聲鉦擬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鞍危坐喪  
精禿魄兩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  
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  
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  
收食間復爲二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  
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  
袞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  
劔矣尋病終于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  
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于金波  
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  
迄無異焉

天地間金氣至剛遇真  
陽則敗此亦可以理推

南唐書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

玉貌烏爪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口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鑊中烹煉良父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取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

失矣父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南唐書嗚呼南唐褊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作無遮

大齋七會有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  
及所謂舍利者爲贄烈祖召僧智玄譯其書并  
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内然烈祖未甚惑  
後其徒爲姦利多出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  
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  
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  
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爲感應按譙  
氏五行書主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  
主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群臣和附  
恐後宮中造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爲僧  
都城僧至萬人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著  
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拜跪稽顙至爲瘤贅  
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命禮佛百而捨  
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然燈以  
達旦爲驗謂之命燈未二而滅則論如律不然  
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縵膏油徃徃獲免上下  
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

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柰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多持珍寶恠物賂貴要爲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鑲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度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

語以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外兵暫退自是圍城中皆誦救苦菩薩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蒼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鳩殺之群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出闔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可毀乎弗許云

至元甲戌冬十二月宋師大敗於陽邏堡制置  
趙潛領兵巡江諮議官李應龍充總統軍馬陸  
司行江上應龍即趙葵參謀官李虎之子十二  
月二十五日潰軍百餘人搶劫建康市物人心  
不安蓋以二十四日趙制置李諮議同兵船于  
江上遠見一哨船載一紅襖老子順流而下趙  
船軍兵喝問之不谷再曰如不說即放箭其舟  
人荅曰夏相公來也官軍大驚請入使船三人  
對泣夏曰二公何不回建康老夫今回廬州去  
也北兵勢不可當建康乃降將家鄉當防之三  
公泣下既別夏小舟徑入廬州小港此時窺伺  
軍人逃歸當夜點軍不及數李諮議謂趙制使  
曰不如且歸建康鎮撫之即出何如二十六日  
二公歸以逃歸倡亂之軍咸正典刑民間稍定  
張燈守歲喻以和議垂成鼓樂喧天過明年正  
月初二日二公再出於龍灣置司矣

見張佑倩  
福華錄註

宋末江南忽有童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初  
不諭其旨至元乙亥丞相淮安忠武王統大兵

渡江乃應其識

伯顏百鴈音相近也

宋初馬亮四知昇州前後凡十一年末年馬光祖亦三知建康府通十二年之甲子亦相出入去任休致皆以己巳二公皆有遺愛在民恩數亦相埒此事之不偶然者

宋得天下於柴氏以老母幼君其亡也亦然宋之興也年號顯德其亡也幼君名由顯改元德祐曹彬下江南以開寶乙亥及建康歸附亦以乙亥元术之屠建康惟阿罕大王戢兵禁殺郡

六百八十八

金陵新志卷十四

五三

人為之立廟

見祠志

曹南王名阿刺罕歸附初行

省建康今祠於郡封國又與曹彬姓同彬王爵立廟郡中得失興亡之故蓋亦有數存乎其間

矣

顯德事見福華錄

天禧寺阿育王塔世傳為阿育王葬佛爪髮舍利八萬四千塔之一梁書所載晉簡文時劉薩阿及梁高祖開掘得見俱有光明神異其高悝所得金像隋文帝移入長安能自轉動向陽自世俗觀之可謂異矣殊不知太陰太陽之精氣

凝而成物隨所繫著多現光怪人之精想所注  
皆能變動氣之精明純粹者在天為日月星辰  
在地為金石珠玉在飛走草木之類凡其多壽  
者皆為精氣之聚况人靈於物為聖賢仙佛者  
所稟既異又能充其至大至剛之體以與天地  
同壽者乎春秋之末吳隴會稽獲防風氏之骨  
專車蔡京修第得古所葬瓦棺棺中骨肢體皆  
具其人非能有所養者皆以稟賦之異而能不  
朽况於為佛者乎宋慶曆甲申昇州開寶寺塔

灾掘所瘞舍利入内傳有光蒞諫官余靖上疏  
非之謂不足致福可矣謂不能為光恠亦不可

盖理之常無足異者近至順年間重脩舍利塔

亦有天花飛雨祥光如練者數日云

按實錄晉高悝得金

像送長干寺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  
於天竺得阿育王所造像來過鄴下值胡寇亂  
埋像於河邊尋失所在五人嘗一夜夢像語吾  
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五僧至寺諸僧見  
像歎歎流涕像便放光耀燭殿宇又老棺寺僧  
惠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慮虧損金色謂遠曰  
若能請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也遂使懸  
拜謂之其像即轉座放光西向當便模之又銅  
像跌上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求那  
跋摩識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梁朝



物除市側數百家以廣寺域堂殿樓閣頗極輪  
其冠絕陳亡寺內殿宇悉皆焚燼今見有石塔  
三層高一丈二尺下闊七尺形狀殊特非人功  
焉鳥雀不敢棲息西京記光福坊大興寺殿內  
有阿育王金像歷宋齊梁陳數有奇異陳國亡  
忽面自西向雖止之還爾隋文帝載入長安內  
中供養後移置此寺寺眾以殿大像小不可當  
陽置之於北面復轉南面眾乃懺謝不復更動又  
靖安坊崇敬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窳惡  
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貌  
醜嘗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類如北千數乃  
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相好方具其  
父使鬼神遍散諸像於  
天下此石像是一也

溧水州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

大正百六十六

金陵新志卷十四

五十五

之

丙子間為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嚙指滴血  
於橋柱上題詩畢即投水而死後人以花山節

婦名之里士濮梅山記其詩曰君王有難妾當

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遙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

地亦哀哉

見本州志

句容唐秀才起巖住潘家村嘗為人言大德丙

午有溧陽士人挈妻寓館其村值歲荒學徒解

散貧甚夫婦以績網給食一日其夫携網出賣

不復還家妻餒守空房中士有利其姿色者頗

爲給食居旬餘欲逼私之婦正色曰我非如是人也其人謂歲荒如此汝夫已餓死不還汝不從我我不供給汝亦餓死耳婦荅曰餓死與病死等耳我寧餓死不忍以非禮辱吾身其人絕去婦閉戶益嚴彌日隣左共開視之則餓死矣惜不記其姓氏以補貞節傳之缺

丁復仲容說

合州人文復之字廷實治易王會龍榜第三名及第授閬州掌書記累官至湖北提刑以起居舍人召每切齒時相丁大全所爲與人言我見

大正百十六

金陵新志卷一四

五十七

之

上必極言其姦邪大全覺之止不得見令俟再命改刑部郎官不赴乞祠祿授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欲還蜀道經建康時邊事日亟同年馬 齋守郡留不聽行遂寓郡之修文坊馬家巷歸附初廉左丞希愿宣撫江東欽其名待如師友欲以宋官薦之仕力辭不應以經史自娛終其身郡之琳宮佛宇多其文章子揆宋工部架閣遵父志亦不仕云陳鉞字宜之太平當塗人宋咸淳辛未第三人

行對鯁直切中時弊賈似道當國欲其依附百計牢籠舊例登科上表謝恩作啓見宰執狀元張鎮孫請公同作啓毅然不從曰天子親擢上第宰臣何以謝爲賈聞之不說授鎮巢軍判官辟建康閫幕因家焉至元乙亥丁內艱因無降名元帥唆都令有司根捕甚急鉞衰服詣轅門長揖不拜陳忠孝大義元帥嘉歎許從便居住後攝府學教授不受月俸託疾以歸所作詩文書甲子稱慈湖民牧菴姚公持憲江東聞其以道自守屏車騎詣門因請寓宿翌日以詩報謝姚荅韻叙同宗之誼以姚與陳俱爲舜後故詩曰况我田齊胤同出原不詎公優於禮學事繼母至孝學者稱爲慈湖先生卒年五十四有文集藏于家其子孫附儒學籍

梁隆吉名棟其先相州人祖琛父定皆仕金金亡歸宋自鄂遷鎮江隆吉弱冠領漕薦戊辰龍飛榜登第除寶應簿丁父憂再調錢唐仁和尉辟入帥幕聲名張甚甲戌後流離兵間宋亡歸

臨安不復肯仕弟中砥名柱為茅山道士隆吉  
依焉至元庚寅遭詩禍臺府諸達官共救解之  
自是名益聞江東人士從學甚眾卒年六十四

葬城南鳳臺西鄉

性嗜吟詠而不存藁或問之荅曰吾

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焉用自彰白為其子及

門人哀集得若干首世多傳誦觀其詩可以得

其平生大節矣

集有登大茅峯云杖藜絕頂窮

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人間心大君上天寶劍化

小龍入海明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

秦皇金巔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

光不破幽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我未俯仰一

音也時詞多感

劉虎字伯林廬州梁縣人父以上五世同居孝

友雍穆公起農家隸軍籍四明趙善湘來帥淮

西一見偉之留帳下嘉定十五年金人犯安豐

請為援師先鋒連戰賈鷄山陳村漕口斬首六

百級獲蕭張二統軍及千戶謀克十三人以獻

寶慶二年累功為鎮江府防江軍準備將賊紅

衲襖擾山陽從戍揚州以偏師敗之于顧澤三

小石五十九

金陵新志卷十四

五

九

慷慨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

世界收層陰長嘯一聲下山去草木為我留清

諷此不及載

年繇海道溯淮戰盱楚漣海間大小捷三十有七於劉伶臺手射貫銀甲胄者應弦而仆實沒拐曳統軍云特旨補進勇副尉靖安水軍正將紹定四年從吳英復淮安復鹽城有功五年紅賊畧平惟金將納合買住據盱眙城跨泗爲橋度衆柵龜山表裏相援公以淮陰水軍統制提所部進擊乘風便出賊不意夜奪浮橋焚其駕橋之舟百有九十斬萬戶李松掩龜山之寨壘而鏟削之還師攻泗州自三月至于九月捷無

虛日禽萬戶劉山兒三十人梟僞首揚總領龐萬戶于舟次納合買住以城降行賞居第一擢鎮江副都統制任責措置邊面仍總轄淮陰水陸軍馬端平元年趙丞相葵制置淮東遣公與趙司令楷將舟師徇地漣水軍國安納欵率汲君立張山王義深等郊迎便宜知軍事以汲君立攝總管部戰艦二百徇東海縣降之進徇海州君立降虜也易之公亟以師次于北張店夜檄周岳岳驚曰公至矣頓兵城下岳乃降是歲

經理河南知應天府節制水陸軍馬屯據衝要  
北兵三闖穀熟不克而遁明年遷許浦水軍都  
統制淳祐元年戍真州大閘才之俾參兵謀總  
制在城軍馬廼以孟義扼江口而身治城守北  
哨驟至背城而陳以孟義部戰艦選銳將間道  
斫營俘獲甚衆敵懼引去明年加帶御器械統  
兵戍濠州時察罕擁兵攻濠別遣阿木魯由渦  
潁入淮水陸並進公師於五河率勇士奮前拒  
戰乘風縱火槍火礮火箭火蒺藜焚之北兵敗

績南北兩岸口相枕藉會划車弩發公中矢洞  
腹達背悶絕復甦指授諸將方畧意氣彌厲敵  
不能支乃遁追禽阿木魯等十將捷聞賜金百  
兩落階超轉和州防禦使改鎮江都統制兼知  
淮安三年察罕擁衆圍壽春朝命往援敵已截  
渦口路公轉戰而上會騎帥呂宣使文德提兵  
至援師大振自三月至于五月晝耀兵夜斫營  
戰百餘合焚其壁壘遂解重圍凱奏理宗命賜  
金帶金綫袍進利州觀察使明年召除帶御器

械拜合肥郡侯七年樞使督視趙相葵辟諮議  
官任責鎮江江面八年除知和州和城圯于雨  
修築一新是役也當暑庀工聞晡未休猝單騎  
至役所取大哉俾部役者自飪之飪熟良苦則  
語之曰汝端坐終日獨不念役者之惓焚乎杖  
之命自今日役不過午郡大旱請于制府回糴  
屯田穀之儲于郡者損直以振民捐郡西北湖  
利縱飢民於廣袤六七十里內食魚鰕芰藕之  
產轉徙者舍其上全活以數萬計請祠提舉建

康府崇禧觀十年權知安慶府事時安慶僑治  
揚渚敵方掠蘄及境公屢出奇擊却之寶祐元  
年知泰州繕城浚隍恒若敵至會箭毒發自忖  
非藥石所能及也力請于大閩而歸卒于金陵  
私第年五十有三兄海從弟師勇師雄師賢皆  
以善騎射爲名將師勇以德祐乙亥與常州守  
姚訔通判陳炤統制官王安節共守毗陵其冬  
城破訔炤安節皆力戰死城中無一降者師勇  
以四騎潰圍東出中道其子墜馬師勇曰安有

大將之子而墜馬者斫其首繫鞍上馳去後三十餘年吳下休休庵一老僧病死遺篋繫梁上封識甚嚴衆發視之惟鐵衣寶劍各一其文字有劉師勇名相傳師勇自常州馳至臨安又轉徙至厓山宋亡乃晦跡浮圖氏云

以上見馮去非所作神道

碑師勇事見陳炤小傳

王鑑字仲明世居安豐軍霍丘縣之張村曾祖詔好善樂施有田數頃置莊名曰布施專濟族黨里閭之貧者邑人德之祖莘閣門宣贊舍人

三

金陵新志卷十四

六三

知光州事父煥母陳氏公幼警敏精騎射年十五從伯父之彥戍邊既而代爲正陽忠勇軍正將陞訓練官又陞淮備將嘉定六年攻潁上縣夜半斬關入以一箭斃其將擢本軍統領八年正月金人犯正陽公迎戰北門外單騎衝陣爲虜鈎鎗所及傷臂墜馬射大酋中之奪其馬以歸語統制張振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耳連日血戰殺獲甚衆敵愕然相謂正陽紙城鐵人謀欲退會安撫使豐有俊遣建康統制張斌來援至



劉備澗未戰而潰虜增兵急攻振戰死而城不破十三年金人以重兵再犯正陽公預設伏淮岸大戰禽其將孔醜兒等中原人來歸者相屬十五年金人大舉入寇公領兵要擊敗之于陳村累遷淮西路兵馬鈐轄李全謀逆盱眙賊張惠等皆叛以紅爲號公往來禽討畧定紹定三年李全犯揚州江淮大使司檄公從趙提刑葵往救全衆數十萬掘壕栽鹿角聯亘三城公乘其始至出破敵橋迎擊之任守西門無日不戰

賊識公旗幟曰淮西硬軍也四年正月十四日安撫使趙范戒朝食期十五日出兵大戰葵曰非王都統不可約公摘兵以往公操甲待旦躍馬至北門或以非地分勸公徐行公以策揮之曰同舟遇風何地分爲全適宴北使於平山堂意以驕我公單騎直前相拒纔數百步厲聲呼逆賊李全爾在山東號賊李三歸宋作節度使背義孤恩天地不容今日當死我手全怒奔馬來戰約一時許塵埃漲天范葵遣郡刀手斷全

公追至左右射全與其黨皆死獲全本身衣甲銀笠子金字圖鞍馬等餘衆宵遁捷聞特轉十官授左武大夫復州團練使乘勝復泰州破紅賊餘黨復楚州權知州事尋除鎮江諸軍都統制趙制置葵以公名震山東命駐軍淮安是年明裡加恩轉和州防禦使端平元年鄭清之入相遣趙范趙葵等諸道進取五月公自揚州由天長招泗越淮建大將鼓旗水陸並進過睢口喜曰舟行數百里無礙成功必矣六月二十  
六日抵邳州分兵斷徐州之接獲兵船弓弩甚衆邳州城稍堅公貽書守將高按台示以逆順諸酋喜求酒與五十樽夜半勒兵自城西南角入按台與其衆驚遁追獲知州王亨同知王潑口總領閻守道鎮撫高永等一千餘級乘勝進攻徐州守將閻闊不花棄城走捷聞朝論中變命公回邳州就知州事措置捍守公築城起樓櫓引蓼湖水以灌城壕疊沂河埧以堰壕水散

金帛納降附邳民大悅六月召還除左驍衛大將軍兼權侍衛步軍司戢事轉福州觀察使提兵援襄不及救光州敵望風遁去爲殿帥韓昱所讒提舉建康府崇禧觀嘉熙元年除江東路總管權知黃州公馳赴鎮日爲戰守之備十一月十八日北兵大至行省口溫不花粘合重山視黃州城易之親驅八都魯推鵝車洞并遮箭牌分道攻掘直犯清淮門以砲飛擊女牆又煎人油以物盛貯繫於火箭聚燒城樓夜半城塌

大三百廿四

金陵新志卷一四

六五

七十餘丈公意氣自若指麾士衆剏築月城與大城等栽迷蒐柵二十四層重插排梁掘萬人坑布硬軍占守敵蟻附登城城中益火牛草燒火山斷歸路椎牛饗士一上一勦晝夜殺獲不可勝計敵又以舟師趨赤壁磯下欲窺壽昌公先遣兵扼三江口中流要擊奪兵船五十餘艘二年正月五日敵兵乘雪夜遁自攻圍至解五十八日諸軍出關追擊以大捷聞特授利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兼知黃州以母

老乞就養金陵是夏除兼建康諸軍都統制與  
淮西制置杜杲同共措置捍禦陞侍衛馬軍司  
都虞候公至廬州巡視城池與戰禦之具駭然  
白杲請亟加增杲曰今年敵兵不來公曰人  
情叵測君獨不聞有備無患乎乃下令諸將分  
責守地審受敵去處築墻浚壕起串樓硬棚工  
未畢兩料而北將察罕忒沒斛侖盍圖端等衆  
數十萬至城下矣時諸將士多舊部曲熟公號  
令制司復優給錢米士皆感悅殊死鬪敵北兵  
於南門外立砲壅薪草塞壕爲十七垣攻金鷄  
嘴舒城門兩處最急公親行城命砲對擊預插  
排梁內築月城串樓上用柳枝厚泥重覆又以  
皮船載小砲循壕上下施擊所募土豪義士七  
千人皆精勇日鬪夜劫敵不能休一日營中暗  
啞有昇屍北去者蓋爲火砲擊死一大將時東  
南風大起公麾軍乘勢用火箭焚燒垣上烟燄  
漲天敵不能當十月五日解圍北去以功除武  
康軍承宣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三月

魚都督行府諮議官總統兩淮策應軍馬與呂  
安撫文德大破敵衆於濡須埧追回所擄人畜  
四年三月丁母憂起復知濠州至郡脩守備斬  
巨木十萬有奇分布排梁淳祐元年察罕再攻  
城不克嘆曰濠州一座木城子不可犯也是年  
調舟師合許浦劉都統虎於五河敗敵之前鋒  
遣長子環衛烈鄆總管進於渦口截敵歸路俱  
捷公抗章乞終制不允三年正月差知廬州會  
子烈遇敵戰沒力辭不許以平招信軍亂除樞

密都承旨淮西安撫副使調兵城壽州察罕兵  
數十萬奄至城下公遣弟鎔監鄆進耿春等軍  
突圍送兵糧入城敵尋退遁捷聞除淮西安撫  
使轉兩官五年差知鄂州改真州淮安皆有政  
績五年充京湖宣撫大使司諮議官是秋任責  
防江下流解泰州圍破北將塔察兒兵於城下  
開慶元年九月北兵渡滸黃州詔趣淮閩發兵  
公曰此臣子捐軀報國之日也拜疏即行總統  
兩淮軍馬應援鄂漢十月十五日進兵木鷓洲

戰陽邏狀下十一月三日戰許黃州泊沙河鄂  
圍尋解景定元年除左金吾衛上將軍依舊知  
真州任滿寓居金陵築室謝公東山下有泉石  
竹木之勝咸淳元年九月得疾有大星隕於第  
西南數日卒年八十二先期乞致仕除寧武軍  
節度使封廬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遺表上特贈太尉公御軍嚴整屯滁  
州日有光州武定馬軍二人割民稻苗載馬上  
者立命斬之主兵者祈免亦杖脊而去出入邊

閩踰四十年所薦拔麾下士皆至大官康寧壽  
考以功名終近世亦鮮其比矣詳見林子宓行  
狀及參政馬光祖所作神道碑云

阮思聰字仲謀光州固始縣人祖瓊宋武略大  
夫光州諸軍都統制父興武功大夫淮西南路  
馬步軍都統制累贈安遠軍承宣使公幼孤年  
十三固始陷扶母夫人陳氏依安撫使呂文德  
於廬州未弱冠膂力絕人善騎射喜讀左氏春  
秋及兵家書呂竒之以舅之女馬氏妻之積戰

功累官淮西制帳都統寶祐初從文德招捕西  
南夷領所部先驅戒勅兵士秋毫不犯夷人悅  
服至犵狁犵狁羅斯鬼國刻石紀功而還遷武  
功大夫忠州刺史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  
開慶元年北師圍合州之釣魚山文德命公率  
兵往援之戰于黃平及溫陽銅鑼等峽所向有  
功合圍解領所部兵歸舟次洞庭口時北師圍  
鄂渚造橋於白洋口渡兵分別將領舟師截岳  
之上流公兵爲所邀遂入于湖北舟追甚急公

大元九年  
小九人

金陵新志卷十四

六九

朱成

坐車船中令左右伺之報曰將及矣以一矢斃  
其將餘舟莫敢進翌日撫勞士卒令各具長薪  
至夕焚之聞鼓聲而動舟兩傍繫舟而去其底  
將出湖鳴鼓軍士各持烈炬執兵者叫譟爭奮  
火光燭天時西南風甚急與北舟相接北兵競  
來爭舟皆墜于水或攀舟者以刃斷之莫敢枝  
梧順流至于武昌時賈似道呂文德皆屯漢陽  
未知蜀耗公至始知退師之詳鄂圍未解賈呂  
憂之問計於公公曰橋可斷也乃擇日具戰艦

勵將士備爐炭乘風熾火直搗白洋口橋所率  
溫和等方戰一舉而焚之延及北寨舟糧無遺  
左肩中流矢血流至踵弗覺也及北師既歸似  
道召入相公與孫虎臣劉雄飛等以兵送之至  
咸寧縣蘋草坪與北餘兵數千相遇公令軍士  
先備柳棒短兵既接以棒棒之北軍退走似道  
語人曰吾知戰矣若隔籠聞鷄寔景定元年三  
月三日也特轉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知黃州  
軍州事賜蒲圻田五十頃賞鄂之功也始來居

建康景定四年轉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左武  
衛大將軍知復州軍州事弋陽郡開國伯州有  
諱民持郡中短長每太守至必以民間陰事來  
告公命拘于獄使吏誘其情久乃言曰前太守  
至某以豕羊牛禱神以祈訟勝今聞阮公神明  
欲以人代牲故敗公杖之黥爲兵役以脩城月  
餘而死咸淳四年擢福州觀察使右環衛大將  
軍帶御器械兼淮西南路安撫使知蘄州軍州  
事弋陽郡開國侯止師圍襄公遣人持書詣似



道曰鹿門山襄陽之咽喉也朝廷宜急道重兵守之否則援路絕矣似道不聽遣范文虎救襄思聰哂曰文虎富貴家子令走馬擊毬可耳既而兵敗鹿門果失守咸淳八年授清遠軍承宣使右金吾衛上將軍弋陽郡開國公宋制承宣使上無官者謂之落階即節度留後也自建炎南渡左右金吾衛將軍多爲武階所帶官入朝供斯戢者惟李顯忠高達及思聰三人而已供戢賜金帶二蓋異恩也公言於似道曰北兵圍

襄四年輓輸供給亦已疲矣謀者云彼中父死子代贅婿承戶役中原虛弊可知誠能選兵三萬人由海道以搗青齊彼必回軍自救則襄圍解矣似道不聽欲以爲四川制置大使辭不行十一月遣視沿江城壁即路以本官知池州歲餘以病去官德祐元年授招信軍節度使似道開督府辟公爲參謀官遣持書見丞相淮安忠武王於池州議和不成歸至魯港師潰公歸建康權馬司徐王榮都統翁某昇制置司已下印

鑰來告曰大兵且至趙制置已去城中惟節使  
官高望救一城之命公曰我宋臣子也受宋恩  
厚不敢以城獻王榮等知不可強乃止至元十  
八年七月二日病亟家人見神人長丈餘被甲  
立廳事前時列星燦然俄而大雨震雷一聲而  
公逝矣公受知于武忠呂公文德最深樞密趙  
公葵節使王公鑑皆加器重慷慨有大志雖向  
武多智而心好仁治軍二十餘年未嘗妄戮一  
人爲郡處事務在平恕所至民皆德之篤於親

義內外待公而食者三百家嫁孤女十餘人素  
有知人之鑒薦李珣于朝牛臯其部將也張世  
傑之初歸宋也父未知名公召與語竒之薦于  
荆閩呂公文德時給有功將士官誥有張世傑  
者死即以其誥畀之階此歷官後竟著忠節云

思聰卒未及立碑以上事跡其子起雋所  
述自劉虜以下俟參考宋史附入列傳

慈湖黃震度宗朝爲翰林檢閱繳申揚簡張處  
吳從龍事跡云從龍以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  
軍爲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

不幸所乘馬中流矢遂為賊禽賊載其名旗使  
偽稱援兵給泰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  
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  
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勝忿怒刃交下猶罵  
賊不絕口竟寸鬻以死先皇帝矜之詔為立廟  
官其後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閉守未知為計但  
給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州孤事  
未可知從龍從容就義以一死為國忠謀視解  
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者比若不為之立

傳何以勵臣子之節云云

從龍事前志不載姑附於此

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

帷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

咸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

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

居外在活民定遵奉無失

見石徂錄

岷山脉盡於建康其分支為天目舊稱金陵地

肺言其沉浮軒輊疑不獨三茅福地焉然前代

肅水常入石頭殺人今去江甚遠與臨平湖開塞相應智者當有以辯焉

金陵新志卷之十五

論辨

諸國論

陸機二論

機本吳人居秦淮晉滅吳乃作辨上

篇曰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編守

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

紛紜忠勇霸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

授馘遂掃清宗枋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

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群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

估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

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

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勇誅叛柔服而

江外底定飭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

公為之雄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

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

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

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

金陵新志卷之十五

金陵新志卷之十五

一

二

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  
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  
補過謀無遺謂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袞羽揖萬計  
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  
連衡喟然有吞江澣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  
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  
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  
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  
永安續以濡湏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牙輪  
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刎財匱而亮  
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  
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  
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  
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  
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

少之乎  
金陵新志卷之五  
二  
仁

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  
撫循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  
內府珍瑰重迹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  
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茲  
回肆虐景皇幸興慶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  
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  
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  
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  
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  
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群公既喪然  
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  
化而散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  
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  
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  
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  
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

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虛亦深矣其人

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

遠矣其求賢如非及邨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

之容親仁整舟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潛

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

虛已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

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

煩苛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踖以伺

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愾

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

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

區區者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向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向

宮室輿服蓋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

下篇曰

大三五 金陵新志卷十五 三

國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彼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亂憑寶城以延強寇資重幣以待誘群蠻于時入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鬻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之因天時也古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在吳之興不如人和由焉

少六

金陵新志卷十五

四

四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脩也功不興而禍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 皇甫湜作東晉正閏論

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

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堯禹傳之於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

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  
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  
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  
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  
地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  
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  
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  
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之著書者有帝元  
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  
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  
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祀用夷禮祀  
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為  
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  
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  
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虛此中夏斬伐之地鷄犬  
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  
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  
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登山而餓忍

大序四十一

金陵新志卷二五

五

吳君祥

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  
易姓更法將無及矣止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  
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  
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  
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  
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  
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昭昭乎其不昭乎  
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乎

### 呂祖謙十論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  
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

敵曹操西敵劉備二入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  
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  
國既定曹公已死不數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  
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  
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強者東南之兵也  
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至  
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  
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強



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  
下千里可航而渡者九幾可阨而守者九幾道  
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  
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  
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  
皆知所破則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然權拾  
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才之可謂區區招拾盜賊  
獵山之越以實行伍兵亦可謂區區招拾盜賊  
此不獨用其強何也蓋權之所謂矣然權拾盜  
已不獨用其強何也蓋權之所謂矣然權拾盜  
衆外以謀中原成三分之勢者與始權之下之  
而抗衡中後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  
操存劉備借荆州而後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  
及劉備借荆州而後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  
養驍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  
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

小六丁五十五

金陵新志卷一五

六

吳君祥

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戩擊羽以自効使  
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  
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  
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  
知劉備必報關羽之稱臣於魏受其後也乃於  
釋其憤切之報關羽之稱臣於魏受其後也乃於  
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  
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  
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  
亦欲結己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  
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北圖於是  
而東征之謂權恃水以固操之反自烏林憤權  
若拒之於江則曹公軍入江權軍不戰自  
潰矣故逆拒之於江則曹公軍入江權軍不戰  
騎雖多故逆拒之於江則曹公軍入江權軍不戰  
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春水方生義無所操嘆息  
追軍逐此又權之謀也春水方生義無所操嘆息

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  
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  
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  
復冀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  
之備以待其再來比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  
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始却之於濡  
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  
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  
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  
不使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  
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  
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父不  
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  
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  
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  
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  
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  
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

下六十五

金陵新志卷十五

七

子

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  
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  
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  
國中知已爲百姓屈也與邢貞爲盟陰以怒其  
群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  
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  
勝亦用謀負亦用謀爲敵然權起非謀也故能  
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一  
據爲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  
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  
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求漢室子孫  
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行北出求漢室子  
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掎角中原  
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  
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  
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  
子係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其身衡天下惜哉  
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

况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况天下乎何以言之  
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  
敗孫綝用之又敗江准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  
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  
亦惴惴然矣籍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  
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  
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  
人唯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  
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謂智者先此  
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者先則  
有道德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  
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被其君臣人  
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  
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  
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

大六  
小六  
廿九

金陵新志卷十五

八

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脩政事外攘夷  
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國中已治然後  
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  
以遊談自逸而者以放誕為娛廢政陵遲風  
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  
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  
政事不脩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  
政事已脩任屬賢將而待時可為之時時而進焉  
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政事外乏任屬又非其  
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  
而敗矣故楮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赴之雖赴之  
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  
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  
晉之政事不脩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  
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  
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義之

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  
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  
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  
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  
其時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  
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知其肯休諸葛亮  
諸葛恪之語最然亦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  
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  
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  
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  
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  
今伐之是其危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  
所脩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  
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  
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儻者必以  
蔡謨王羲之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  
快言乎六 金陵新志卷一五 九

身待時而動內脩政而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  
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  
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會  
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  
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為空  
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  
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  
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  
晉之事如**晉論中**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  
此皆多矣

**晉論中**

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  
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  
強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  
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  
內雖王敦蘇峻反相尋相溫擅權廢立外則  
石氏之兵三至江上符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  
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

晉論下

六三 金陵新志卷十五

謝安謝元之徒足溫既死符堅復至上而復安將  
 亡而復存也及一溫既死符堅復至上而復安將  
 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  
 守於關西慕容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  
 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  
 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  
 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  
 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  
 也巴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  
 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十之  
 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東  
 晉雖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  
 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關  
 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先武用之皆用之以  
 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  
 并東晉之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  
 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天下者一  
 取河北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  
 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  
 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  
 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鬚髯  
 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  
 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  
 敵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  
 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  
 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  
 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  
 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  
 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  
 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  
 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孥前賢論  
 之以謂舉事曾符姚之不如智勇而無仁義  
 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  
 天下所當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伏大義使中原知

為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  
失天下今急為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  
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  
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  
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  
燕取秦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眾來附之  
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  
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  
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  
分爵裂土以功名與眾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  
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  
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為爪牙而謝  
晦之徒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  
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  
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  
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  
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項羽之破趙一易易困  
二也易亂難整三也

大小高古志

金陵新志卷十五

十一

高

祖征黥布張良戒母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  
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  
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  
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  
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  
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  
也裕既無中原之眾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  
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  
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  
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  
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  
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况關中乎數十年  
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  
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  
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  
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

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尤恐不免於  
敗况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  
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  
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  
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  
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  
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  
古東南西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西  
泗而河西北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  
遷諸哀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  
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  
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  
力於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  
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  
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眾不獨  
恃舟楫而脩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  
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

大小三  
方日州

金陵新志卷十五

十一

齊論上

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  
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  
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  
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間者習戰之  
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  
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  
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  
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  
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餒之  
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  
競戰國攻取之勲也故雖夷狄而承平無  
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矣夫以  
稍無事則志氣亂况夷狄上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

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滯之性而不入中國紛  
華之域必至於此慕容符姚所以不能久也  
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  
其國衰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傳  
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  
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  
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國分爲二然  
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  
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  
之也哉

**齊論下**

也哉

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大祖初立魏  
以劉昶爲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  
爲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  
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  
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  
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  
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爲報復之計待其通

始

全陔新志卷一

十三

九

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  
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  
明帝篡立爲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爲名  
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  
邊備不脩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  
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

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  
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  
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  
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  
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  
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  
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  
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  
鑿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騎而用胡可敵哉自  
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



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  
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  
顯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顯必不行以此觀之  
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顯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顯  
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眾寡非計之善者也夫  
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  
之之才者

**梁論下**

得禍也速受禍也重武帝納景  
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  
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滴無故之  
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  
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  
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  
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  
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  
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  
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  
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敵摧之以致  
禍梁氏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  
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

六三 五十三 金陵蕭志卷十五 十四 尤

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  
強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  
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  
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  
紇趙弼赴之故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  
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  
伐其姦謀矣景既不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  
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  
地武帝施設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  
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  
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異捨鄱陽  
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  
外景益無所憚二殺則發之可也反秦養於邊  
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發之可也反秦養於邊  
陸二失也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  
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

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  
又從而與之跌蹙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  
以淵明為間則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  
反已露則又不得景天寸之地而西魏何相萬萬  
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不得景絲毫  
也故非獨不得景寸之地而西魏何相萬萬  
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而  
置尚鑿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  
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  
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河足恃哉以愚  
觀之江若大河之北耳大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  
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

武昌已陵號為控扼豈秦關劍閣之比哉守江  
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  
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  
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  
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共流以為大險  
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  
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社預之  
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必江鎮戍不  
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荆襄素之師返江而下  
南秦王俊出荆襄揚素之師返江而下必江鎮  
戍能禦而不可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  
至於峽口皆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  
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  
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而死而李昇取之  
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  
及淮南則不能守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  
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  
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  
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六十四

全度新志卷十五

十五

南

奏議

宋李綱奏幸建康在立志以成中興之功

三伏

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丞黎莫勘定禍亂克剪大憝剗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跋竦抃蹈願少瀆史無死臣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中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東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志立大名定大

六十八卷之五  
全宋文卷之五十五  
共

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夕應機立斷幡然又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統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於用兵只是事事要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疲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志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寒洞陰沍寒層冰十里陽和既回應

時銷釋以持此理之必至無足恠也昔范蠡說越王  
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  
諸路豐穰今春兩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  
得天之時議直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  
彼以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藉夫何遠之有  
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  
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  
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  
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  
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  
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  
下恢復中原摠憤千古志願畢矣

### 宋汪藻奏分張俊軍策應建康

臣昧自三月末  
得之傳聞云金

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  
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

大十二  
小六三十一

金陵新志卷一五

七

宋後用

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  
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  
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技  
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  
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  
三月所傳蓋誕妄耳續觀黃倫錄韓世忠捷奏  
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  
然議者頗疑世忠奏狀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  
常潤來者皆云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割大  
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亢山作小洞子以  
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  
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  
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  
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  
尤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  
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不為度夏計而陽為窮  
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  
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

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不知  
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  
羣臣日至上則亦嘗有反復之先務乎抑揣陛下  
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務乎抑揣陛下  
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亦惟是而已人既扼我  
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我為  
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  
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  
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  
五六月間我師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  
舉掃除非特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  
復南其利害豈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  
過江節制浙西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  
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  
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  
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  
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  
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  
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  
涼彼得其時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  
不以臣言為愚輕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 辨攷

## 景定志丹陽辨

其地三辨其治按西漢地理志

字從揚東漢郡國志字從陽自晉至唐見於史  
傳者或為揚或為陽無定字也江南地志云郡  
國有赭山其山丹赤寰宇記云赭山亦名丹山  
唐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丹陽之義出此山臨平  
胡湖亦以丹陽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兩縣之  
間以此證之則丹為山名山南為陽故曰丹陽  
字從陽者為是晉地理志於丹揚郡之丹揚縣  
註云山多赤柳以地理志於丹揚郡之丹揚縣  
字從揚者為是二字各有所據世或疑之切謂  
古史多通用如豫章名郡取義於木而字不從

金陵新志卷十五

六

字俊甫

梓會稽名郡取義會計而字或從鄣豈容以今  
字之拘而疑古字之通哉况柳之赤山之丹未  
必不互相因也丹山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  
也丹揚山之南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  
之通乎庸深辨而地則不可不辨耳蓋地之名  
丹陽者不一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乃荆楚之  
所始其地在荆州不在揚州此一此在關內道古  
寧郡有府五丹陽居其一此在關內道古雍州咸  
之域亦不在揚州也此丹陽在漢中則又屬梁益  
陽司馬貞索隱云此丹陽在漢中則又屬梁益  
故鄣為丹陽郡此實隸揚州孫吳析溧陽以比  
六縣為丹陽治建業亦隸揚州自東晉以至荆  
唐丹陽郡有分合而皆隸揚州其名偶與荆  
雍梁益之丹陽同而其地實異蓋九州之域自  
禹而分不可紊也如秣歸縣有丹陽城枝江縣  
有丹陽聚地皆屬荆北史中有封丹陽侯者數  
人地皆在雍於此無辨則丹陽見於史傳者多

金陵新志卷十五 十九

前之以彼為此者未必知其訛今之書此遺彼  
者未必不疑其畧矣丹陽之地名不一固所當  
辨而丹陽之屬揚州者其治不一或者猶有疑  
焉漢志云丹陽郡治宛陵蓋今之寧國府也杜  
佑通典云以丹陽郡隸潤州蓋今之鎮江府也  
吳寶鼎中嘗割丹陽附吳興蓋今之安吉州也  
人多惑於三說遂疑丹陽之不在建業殊不知  
丹陽之名本出建業而郡治寓於宛陵者暫爾  
自建安以來丹陽郡治常在建業常以宰輔諸  
王為尹隋以前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  
孫權也割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後復  
廢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大業也江寧皇也  
復置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大業也江寧皇也  
陽縣者唐武德也嘗考潤州類集曰今之潤境  
舉非丹陽地而唐以丹陽名郡何也蓋唐天寶  
以前唯在潤州未有丹陽故地天寶初改州為  
寧句容在焉二縣乃丹陽是時潤所領縣六為

郡因以名之迨至德二載始割出二縣增以溧水溧陽建為昇州而丹陽之名遂存於潤杜佑通典以天寶以前州縣為定故載潤而闕昇後之作方志者曾不審此往往只據佑所書而在秦在漢皆繫於二郡之間誤矣又云漢元封二年改鄣為丹陽其城在今江寧府東南八里即漢丹陽太守及晉丹陽郡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廢之平其城以為田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廢之郡又改其縣隸潤州天寶元年始改潤州為丹陽也又嘗考諸縣治漢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隸焉晉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隸焉隋丹陽郡統縣三江寧溧水隸焉其丹陽名縣於潤境者亦唐天寶以後也非兩漢六朝之舊也戚氏曰丹陽史記作陽從阜漢志書郡從木書縣從阜東漢吳齊三志唐通典並從阜晉宋唐三志並從木自餘或從阜或從木今志從史記從

金陵新志卷十五

二十

阜為定今按戚氏志以此地有荆山小丹陽瀨在荆州按詩商頌稱荆楚在國南鄉左傳載齊桓公責楚之辭曰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楚封荆州故應貢包茅漢水近南郡枝江故并也以昭王事責楚其不服者楚始封地狹未及漢也楚人之辭亦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若以楚封在今建鄴之丹陽則自江沂流至漢水三千餘里桓公不應以荆州事責之其時上距熊繹始封才三百五十餘年不容大誤至此如謂熊繹子孫嘗改封於南郡枝江則成王至昭王數十年耳何以即改封也班固居西非如太史公徧歷江淮作書未成而誅其妹曹大家代之足成之所書地理不能無謬是以但知丹陽郡之後嘗屬楚而不知其非熊繹始封之知文王自丹陽徙郢而不計其自滅漢東諸姬楚地既廣乃自南郡枝江徙而漸北也戚氏舍

左傳史記而信之過矣其他佐驗尤多楚非封  
此甚明其名丹揚或取義於山於木與枝江之  
丹陽偶同靈王伐吳築城瀨渚或徙丹陽之人  
居此然亦未嘗有丹陽之名今鄧州者陽縣有  
丹水在漢江北即秦人戰楚之地不屬梁益州  
餘地名丹陽甚多景定志所辨不易之論也

### 景定志揚州辨

或問禹貢揚州之域北距淮東  
南距海不專在建鄴也宋揚州

治廣陵不復隸建鄴今以揚州刺史及州牧入  
建康志何哉曰自漢以來揚州無常治或徙壽  
春或徙曲阿或徙歷陽皆暫爾而治建鄴之時  
獨多漢末揚州之地南屬吳者十四郡而揚州  
治建鄴合肥以北屬魏而揚州治建鄴至元帝渡江都  
以後徙壽春之揚州合治建鄴至元帝渡江都  
揚州統丹陽等郡宋以揚州為王畿六朝都建  
鄴時若揚州牧若刺史皆以大臣諸王兼領治  
所皆在建鄴隋開皇初雖嘗徙治江都而大業  
隨廢唐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治江寧  
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六年又以延陵  
句容隸揚州以地言之皆建鄴也雖武德九年  
嘗徙治江都而貞觀七年復治江寧矣則隋唐  
之間揚州常治建鄴而徙江都者亦暫爾至于  
五代偽吳揚行密雖以江都為揚州而金陵實  
為別都至偽唐又自廣陵而遷治金陵矣若以  
今之揚州言之則廣陵一郡之名耳若無關於  
建鄴以古揚州言之則禹貢九州之一之總名  
建鄴乃其州之鉅鎮而治所多在焉今於六朝  
表中書揚州之事從古也本朝表中不書揚州  
之事從今也是  
不可以不辨

### 景定志金陵辨

金陵何為而名也考之前史楚  
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

鎮之故曰金陵又曰地接金壇其山產金故名  
於是因山立號置金陵邑至秦始皇時望氣者  
言其地有天子氣又埋金寶於山以厭之昔有  
一碣在靖安道間題為埋金碑其文曰不在山



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年獲得富  
了去是金陵之名始於楚秦千數百年于此矣  
前輩固嘗疑之蓋謂寶劍在地氣射牛斗光怪  
燭天其下有寶熊商羸政於其地是盜其氣之異而  
欲消去之乃復埋金寶於其地是盜其氣之異而  
得為知乎及見靖安道間埋金解之語然後知  
熊商羸政知術相襲以愚黔首而千數百年無  
能發其詐者地有王氣楚秦所忌故將鑿山以  
泄其氣也彼其人鑿山則人未必從於是借  
埋金之說以致鑿山之求金於山之心則皆不愛  
其鑿山之力求不獲則鑿不已不待驅而從也  
又設為山前山後山南山北之語以感之神其  
有金之地將以眩其求金之人蓋人知其地之  
有金而莫知其金之所在則通山而求之遍山  
而鑿之金未獲而山之氣泄矣求金之人皆  
無所得而楚秦之君求世山氣之謀遂矣則是  
堙金之說所以為驅人鑿山之術豈真埋金也  
哉吁熊商羸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耳山融川  
結天地之氣為之豈區區智術所能變之哉惟  
脩德足以永天命惟施仁足以固人心惟行帝  
王之道足以消蕪雄之變聖賢以理御氣大抵  
然也非是之務而求以人力勝地氣復以智術  
致人力能商終無救於楚之滅羸政終無救於  
秦之止豈非甚愚也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  
年為期自是四百九十年而晉元帝渡江建都  
金陵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故著斯辨以  
發金陵之詐而祛黔首之感云  
今按此辨理  
金之妄固當然碑辭淺露不類秦楚時刻文隋  
唐以後好事者為之  
耳始存以俗參考

# 景定志越臺辨

越城者建康作古之城勾踐范蠡之所營也越臺者越城之故址也考之史傳無異辭矣越而楚楚而秦秦而漢漢而吳吳而齊梁陳攻守于此者西則石頭

越城者建康作古之城勾踐范蠡之所營也越臺者越城之故址也考之史傳無異辭矣越而楚楚而秦秦而漢漢而吳吳而齊梁陳攻守于此者西則石頭

南則越城皆智者之所必據劉渾於此避條侯  
溫嶠於此破王含劉裕於此拒盧循蕭懿於此  
拒慧景蕭衍於此屯王茂皆越城越臺也郡國  
志云越城在縣南六里實錄云越城在淮水南  
一里半祥符圖經云越城在瓦棺寺南金陵事跡云南  
苑記云范蠡築城在瓦棺寺南金陵事跡云南  
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今府城之南江寧  
尉解之後軍寨之間臺猶存也訪古者每興感  
焉近世詩人為作越臺曲者乃為說曰越女嫁  
江南國主為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此臺以  
居焉見此詩者併為一談牢不可破若使其考  
古必知誤矣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  
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如  
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  
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勻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士  
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  
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  
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六朝事類周紫芝邦彥  
詩也

金陵新志卷十五

二三

詩

### 江南古稱江左亦稱江右

案吳淝字內辨云金

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來天下  
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  
前史兩稱之

### 唐潤州亦曰金陵

唐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

勉初至金陵於李綺坐上屢讚招隱寺標致二  
事皆在潤州則唐人謂京口亦曰金陵杜牧集  
有金陵將士秋娘詩白居易集有賜金陵將士  
敕書皆京口事也

### 金陵新志卷終

右金陵新志首圖考終論辯共壹拾伍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至正]金陵新志/[元]張鉉纂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23-8

I. 金… II. 張… III. 地方誌—南京市 IV.K295.3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692號

ISBN 7-5013-3323-8



9 787501 333233 >

書名 [至正]金陵新志(全二十二冊)  
著者 [元]張鉉 纂修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二·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323-8/K·1365

定價 一〇〇〇〇圓

